

人生百味

秋风起，板栗香

黄宗慈

某天清晨开门,看见草地上点缀了几片落叶。叶心仍是深绿色,周围一圈已变得焦黄,原来冬天的信使已早早送来通知。

在我看来,秋天就是冬天的开路先锋,因为极不喜欢北方漫长的寒冬,顺带对秋天也抱着冷淡的态度。纵然这时枫叶红、菊花黄,可是一日短似一日的白昼,让人感觉很快就会咕咚一下落入黑暗的隧道。难怪自古多悲秋之作,这真是个不讨好的时节。

唯一能缓解这人冬焦虑症的就是秋季成熟的板栗。当年读书时,我总爱趁着逛街顺道买糖炒栗子。每当秋风一起,街头巷尾就飘来一阵阵板栗的甜香。顺着香味寻去,必定能见一个废汽油桶改造的煤炉,上面支着一口大铁锅,里面是大小如黄豆般的炒砂。经过无数翻炒碰撞,加上糖色的包裹,一粒粒砂石已经变得乌黑浑圆。师傅双臂挥动铁锹似的锅铲,让每一粒板栗都均匀受热,深褐色的板栗就如戏水的顽童,就在黢黑沙浪中时隐时现。

刚出锅的板栗外酥脆,泛着油光,一个个咧嘴笑着。轻轻松松地剥开壳,饱满的栗仁滚到了掌心,黄澄澄像一粒田黄石印章。入口细嚼,透出果仁

特有的醇香清甜。凉风中怀里抱着一袋温热的栗子,心里总有一种踏实满足的感觉。

不知为什么这么爱吃栗子,大抵是女孩子都爱的吧。电影《滚滚红尘》里,月凤一边恨骂那没心没肺的人,嘴里一边嚼着的正是糖炒栗子;和能才、韶华三人如家人一般出游,大衣口袋里装着的也是栗子;当韶华心如死灰,僵卧在地下室里,月凤赶来救她,飞快地嗑出一颗栗仁塞进嘴里,就当是——“心让狗吃了”。女孩子总能把一颗心热乎乎地捧在手里,见了所爱之人,便轻轻递出去,自然得像递出一颗板栗。

也许,只是因为女孩子都爱做梦。然而在当地超市,糖炒栗子是没有了。秋季里倒是会出售新鲜板栗,兴冲冲地买回来做好,结果总是让人失望。所谓的新鲜板栗其实并不新鲜。板栗看起来身着金甲,坚不可摧,实则极难保鲜。质量好的板栗,热气一冲,硬壳随着内皮就会和果仁分离。而不新鲜的板栗,那层长满绒毛的内皮总是粘在果仁上,最后不得不用手撕,用刀削,幸存的果仁不仅面目全非,而且那香味竟变得钝钝的,像是丢了通灵玉的怡红公子,一点灵气都没有,只剩下一嘴扎实的淀粉物质。

更有甚者,一些看似完好的板栗,里面早已有霉菌安家,果仁发黑、发霉,一兜栗子损失过半。即使如此,凭着对板栗的一往情深,每到秋天我仍然会东家买买、西家试试,正是所谓屡战屡败,又屡败屡战。

终于有一天,通过网络从中西部的农场买到一批新鲜板栗,货到的当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做起来。

板栗可烤可煮,我却独爱蒸熟的做法。眼见划了十字刀的板栗在蒸锅里像花瓣一样一片片张开,心里一下就充满了希望。开锅后没等凉下来就扔一颗进嘴。啊,好烫!这不就是记忆中的味道吗?寻寻觅觅,原来不变的容颜在这里。从此以后,每到入秋,竟有了一个小小的期盼。

有人说板栗好吃,就是不好剥壳。我听了心里暗笑,他们还没见过它长在树上的样子呢!

板栗这种落叶乔木,并不高,模样清秀,看起来跟所有果树一样友善,谁知它的果实外皮上密布青绿的刺,个个都是网球大小的刺球,俨然是全副武装的士兵,一副让你有来无回的架势。只有从熟透裂开的刺球中可以看见两三个棕色的板栗果,如同刚孵出的小鸟一般卧在巢里,那才是我们在超市中见

到的板栗。

家乡的山上也有板栗树的。果子成熟时,哥哥和几个男生爬上去,手摇脚踢竹竿打,我和另外几个小伙伴就在树下捡。时不时会被树上掉下的刺球击中,树下的人又疼又气,哇哇大叫;树上的人却哈哈直乐,继续孙悟空儿一般耍棍棒。

收集到的战利品还得进行一番处理。用鞋底踩住,把刺球在地上反复摩擦,直到刺都将平了,再用剪刀剪开,把板栗果挑出来。有时等不及回家做熟,直接咬开一个大嚼。新鲜的栗仁粉白爽脆,嚼起来嘴角都渗出乳白的汁,这与众不同的滋味如今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
因为这亦痛亦乐的因緣,板栗与我就像是识于微时的朋友——它见过我在树下的狼狽,我也深知它一身青刺的不羈。从故乡的小山坡,到武昌街头,乃至到大西洋海边,多少阴晴冷暖、喜悦忧愁,都是它贴心的陪伴。糖炒栗子也好,蒸栗子也罢,每次见到就像是旧友重逢。有时手里握着温热的板栗,仿佛把过往的生活都捧在掌心,剥去粗砺的壳,只留下欢欣的记忆慢慢咀嚼。有了这个伙伴做陪,任是秋风瑟瑟,秋露为霜,也就随它去了。

五彩地絮语

等待

高旭

人的一生,究竟有多少时间在“等待”?没有人统计过,但每个人却都知道,自己必然会用短暂一生中的不知多少时间在“等待”。

“等待”,不知不觉间,占去了我们一生时光中并不小块的部分。某一刻,我们恍然大悟后,也才会心有惊色,对“等待”生出深沉的敬畏感。

说“深沉”,是因为无人不“等待”,它是每个人人生的必然组成,是不可或缺的生命内涵。在“等待”中,我们经历着人生的丰富多彩,喜怒哀乐,也磨砺着自己的内在心性。所谓人生的“成熟”,实际上,许多时候都是经由“等待”来打磨塑形的。

“等”是一个特殊的行为过程,而“待”则是一种特定的行为目的。每个人的“等待”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,也都带有明显的指向性——指向人生必须面对与解决的一切事情,指向自己生命里所遇到的所有经过者。

为工作、为事业,我们要等待;为生活、为家人,我们要等待;为爱情、为友情,我们要等待……甚至,某些时候,不为什么也会有所等待。

在“等待”中,我们可能会有收获,也可能一无所获。得失之间,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的种种滋味,尽皆扑面而来,为我们一一细细咀嚼与体验。

正是从“等待”里,幼稚青涩的我们逐渐变得沉稳持重,不再充满轻浮的幻

想,不再一厢情愿地期待,而是更深刻地将“自我”放在必须严肃对待的位置上,审视着每一次“等待”的价值和意义,从中更准确地定位自己生命前行的根本方向。

“等待”是人生中特殊的“静”,是生命历程里特殊的底色。立足“等待”,我们方有所为。古语云:“处动若静”,反之亦然。人生中事业或情感的“动”,与“等待”的“静”相反相成,相辅相依,相互作用。一“静”一“动”,促发形成了人生的跌宕起伏、兴衰成败,造成了大千世界中亿万人生的交相辉映、丰富多彩。

既然人生无法逃避“等待”,那么,我们便只有冷静待之,用心去感受、经历与体验,努力从中获得一些别有意义的东西。

从不会“等待”到学会“等待”,从憎厌“等待”到理解“等待”,从无可奈何的“等待”到平心静气的“等待”,从不知其然的“等待”到意有所悟的“等待”……当我们不再将“等待”视为人生不可避免的“多余”,而是看作人生理应有之的“必然”,或许,才能真正开始懂得人生的平实厚重之处,真正开始走进自我生命的精神深层。

“等待”,如同一面岁月之镜,映照着一个人的一生,映照着整个世界。在不知用去多少时光的“等待”中,我们变得愈发脚步沉稳,愈发能够不语而行、勇毅向前。

生活感悟

适合生长的地方

郑显发

外婆住在老屋时,院角有棵槐树。八月的阳光毒辣,将树影烙在泥地上,像一幅烧焦的剪纸。我赤脚踩上去,脚底板传来微妙的温烫,才知道影子也是有温度的。

院墙角落,还有一只缺了半条腿的瓦缸。缸底淤着陈年的雨水,水里浮着些不知名的绿藻,像打翻了的颜料。暴雨过后,水面能映出整片天空,云走得快,缸里的云也走得快。偶尔有蜻蜓点水,尾尖触破云影,漾开一圈圈的梦。后来我读到“半亩方塘一鉴开”,才明白那半缸死水其实是个活的镜子。八月的傍晚,外婆把晒蔫的菜叶丢进缸里,说是喂给里面的子丫。那些细小的生命在水里扭动,终有一日会化作飞蚊,在槐树下飞舞过完短暂一生。生命不分尊卑,有水的洼地便是故乡。

最后一次见那庭院,槐树已被砍去半边,井也封了,青石板撬起来铺了新水泥。只有瓦缸还在,雨水已干,裂纹爬满了内壁,像一张干渴的嘴。外婆坐在门槛上择菜,白发被八月的风吹起又落下。她忽然说: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她没念过书,不知从哪听来的,却说得一字不差。我蹲在空荡荡的院子里,忽然觉得,适合生长的地方不在脚下,而在有人把岁月种进去的所在。那株仙人掌定还活在邻家的墙角,因为它的根须早已记住了这片土地的脾性。

如今我远走他乡,每到八月,便觉得脚底发烫,像踩着外婆家那幅烧焦的槐树影。成长是不断离开,而生长却是让某个地方长进骨血里,带着它的荫凉、它的刺、它雨后的雾气,走到哪里,就在哪里重新扎下根去。



向往那一束光

左先法 摄

岁月留痕

收藏秋天

苏鸿儒

秋天短暂得像一场温柔的错觉,风一吹,叶一落,转眼就走向尾声。习惯在秋意最浓的时候,悄悄收集一些细碎的物件,当作秋天留给人类的纪念品。不用隆重,不必昂贵,只是几片草木、几帧光影、一点烟火痕迹,轻轻收好,便把短暂的秋意妥帖安放。

我的收纳小盒里,最先入住的是一片红叶。散步路过街边枫林时随手拾起,颜色红得干净通透,脉络清晰舒展,带着被秋风秋阳浸润过的温润。把它夹进厚重的书页里,慢慢压平、风干。褪去水汽的叶片不再柔软,却完整留住了深秋最

浓烈的色彩。这是秋天最朴素的信物,标记着这一年山河温柔、秋光正好。

盒底躺着一颗小小的橡果,是在公园草地偶然捡到的。圆润的果壳带着自然的粗糙纹理,沉稳又可爱。沉甸甸握在掌心,满是秋日独有的厚重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草木收敛生机,沉淀硕果,这一颗小小的橡果,就是大地悄悄积攒的温柔与力量。它没有花的明艳,却带着岁月沉淀的安稳,安静诉说着秋的丰盛。

还有一张小小的拍立得。某个晴朗的秋日午后,抬头撞见漫天澄澈的晴空、满地金黄的落叶,晚风轻柔,光影缱

绻,便随手定格了一幕普通的街景。照片里没有精致的构图,只有婆娑的树影、温柔的落日、铺满落叶的小路。短短一帧画面,定格了转瞬即逝的秋日光影,把流动的秋风、恬淡的暮色,永久留存了下来。

我一点点收集,慢慢积攒,把零散的秋意一一收好。旁人或许不解,几片落叶、一张普通照片,不值得珍藏。可四季轮回自古注定,秋来秋去,从不会为谁停留,没有人能留住一整个秋天。等到寒风四起、白雪覆城,冬日的清冷裹挟万物,满目清寒萧瑟之时,我翻开书本,打开小盒,看见红叶灼灼、橡果安然,看着那张拍立得,就会清晰记得,今年的秋天,真的热烈、认真地来过。

生活大多平淡寻常,四季更迭来去匆匆,我们常常过完一季,便遗忘一季,日子重复着,慢慢失了温度。而这些小小的收藏,是时光的印记,是生活藏下的伏笔。

收藏秋的落叶、烟火与光影,其实是收藏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。秋会落幕,但暖意不会消散。认真收藏每一个秋天,便是认真收藏生活里所有细碎的温柔与热爱。

本,打开小盒,看见红叶灼灼、橡果安然,看着那张拍立得,就会清晰记得,今年的秋天,真的热烈、认真地来过。

收藏秋的落叶、烟火与光影,其实是收藏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。秋会落幕,但暖意不会消散。认真收藏每一个秋天,便是认真收藏生活里所有细碎的温柔与热爱。

世间万象

陌上牵牛静静开

岳慧杰

就像一群害羞的小姑娘,急忙扯过几片枝叶,遮挡住羞涩的容颜;又好像一群调皮的小男孩,欢快地摆弄着自己的小喇叭,将秋的消息急着播撒到四面八方;更像是一群可爱的秋日精灵,在秋怀抱,恣意地生长与欢笑。

早上晨练,不经意间我在一处玉米田埂的杂草丛中,发现了一株牵牛花,藤蔓上挨挨挤挤地开出了六七朵鲜艳的蓝色小花,好看极了。我不禁莞尔一笑,我们这称呼牵牛花为“喇叭花”,大概在八九月份收获的时候,它们最常出现在田间地头或者道路两旁。下地收玉米有时会看见,它细细的藤蔓弯弯曲绕地缠绕着玉米,上面绽放的小花就像给玉米套上了一件花裙子。本想蛮横扯断,但最后只是莞尔一笑,轻轻地把它拔到一边,希望它可以找到新的宿主攀爬。

说来奇怪,牵牛花似乎只生长在田间地头、山间河谷、道路两旁等户外的地方,很少生长在家里。记得小时候,有一次在户外邂逅牵牛花,觉得挺好看,我便特地跑回家拿来铲子,小心翼翼地把它移植到了家里的花盆中。“这种花是养不活的,别白费力气了。”妈妈看我一脸认真地打理着牵牛花,微笑着提醒我。妈妈爱养花,擅养花,是养花的“专家”,妈妈说的话自然有几分道理。但我年少倔强,“那你别管,我一定能养活的。”以后的日子,我便小心翼翼,按时给花浇水、施肥,偶尔还会拿小铲子松松土。

但如妈妈说,才移植到家第三天,牵牛花就开始显现出明显的颓势。刚开始,叶片只是微微卷曲,紧接着花朵开始发蔫,然后渐渐开始落叶,直到

最后花叶俱亡……看着一番辛苦付诸东流,我沮丧地低头站在花盆面前。妈妈走过来轻轻拍着我的肩膀,微笑着劝慰我,“植物和人一样,它们也是有各自的性格。牵牛花的世界在野外,家里怎么能因得住它呢?花好看,看着就好,不必占为己有。”我听了,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牵牛花,原产于热带美洲,属于一年生草本植物。主要在七至九月份盛开,花色主要有蓝色、紫色、白色和粉色。牵牛花的花语是:爱情的羁绊、转瞬即逝的美好、无尽的思念和坚强向上的品格。宋代诗人陈宗元曾以“绿蔓如藤不用裁,淡青花绕竹篱开”描绘牵牛花的生长姿态,而“披衣向晓犹堪爱,忽见蜻蜓带露来”则捕捉了牵牛花清晨绽放的动人瞬间。这些诗句不仅赞美了牵牛

花的美丽,也表达了诗人对它顽强生命力的钦佩和喜爱。

它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——朝颜。早上盛开晚上凋谢,就好像一位腼腆的少女,只愿把她最美的一面留在世间。它不贪恋漫长的花期,只把握住属于清晨的时光热烈盛放。纵然日暮便会凋零,也不曾辜负片刻的时光。它不刻意讨好谁,只是顺着藤蔓奋力向上,把短暂的生命,活成一场坦荡自在的盛开。

“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?”草木散发芳香源于自身天性,哪里会去求美人攀折采摘呢?就好像田埂上盛开的牵牛花,无论有没有人欣赏,它都会自由生长、肆意绽放……“物已如此,人亦何为?”想到了这里,我微笑着转身走开,继续晨练。